

《金陵十三钗》
入围柏林电影节

本报综合消息 第 62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官方网站 12 月 19 日公布第一批入围电影名单, 中国导演张艺谋的新作《金陵十三钗》入围竞赛单元,但只参加展映,不参与奖项的角逐。

首批入围竞赛单元的影片共 5 部, 其中 3 部由亚洲导演执导。除《金陵十三钗》外,另外 4 部入围影片分别为菲律宾导演布里兰特·门多萨执导的《俘虏》、印度尼西亚导演埃德温执导的《来自动物园的明信片》、美国“9·11”题材影片《特别响,非常近》和西班牙影片《发号施令》。

不过,《金陵十三钗》和《特别响,非常近》只参与展映,其余三部电影将参加竞赛单元金熊奖和银熊奖的最终角逐。据悉,《金陵十三钗》已获第 69 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。

柏林国际电影节创始于 1951 年, 与法国戛纳电影节和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并称“欧洲三大电影节”。第 62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定于 2012 年 2 月 9 日至 19 日举行。
 (郭洋)

《惊魂游戏》“惊险”过关



本报综合消息 由胡兵、莫小棋、赵铭等主演的惊悚恐怖电影《惊魂游戏》近日传出已经顺利过审的消息, 这个结果让所有主创人员都松了一口气。考虑到影片的题材和内容,制片人桃子表示目前很难确定《惊魂游戏》具体的上映档期,目前只是初步定在春节档,“我们也希望春节档看恐怖电影成为大家过年的一个新选择。”

《惊魂游戏》历经了长达 8 个月的拍摄制作期,过程十分艰苦。导演周耀武说,剧组当时在海南拍摄了很多素材,把几个演员都累得够呛,“因为每天的戏都是奔跑、泡水,而且由于当地环境差,他们还必须忍受被蚊虫叮咬的痛苦。”该片也是胡兵蛰伏五年之后,第一次出演商业电影,虽然之前拍过不少戏,但是胡兵坦言在《惊魂游戏》剧组拍戏最累,因为除了身体上的折磨,还有心理上的煎熬,他更笑言自己在这部戏吃的苦比以往所有的戏都多。除了胡兵以外,《惊魂游戏》还邀请了韩国演员朴鲁植出演。他曾经出演过韩国知名电影《杀人回忆》,在里面的表现可圈可点。
 (李俐)

《亲密敌人》杀人贺岁档

徐静蕾：宁愿输，不愿溜



左起:钟丽缇、黄立行、徐静蕾、李治廷

贺岁档 我不是渔翁

记者:这次电影上贺岁档,前面有两部大片,对票房有什么预期?

徐静蕾:我做好最坏的打算,那两个片子都占了 90%的,你再好,没排片,没用。也有院线的人让我 12 月初上,但我不想跑,不想躲,觉得那挺丢人的,宁可输了,虽败犹荣,挺光荣的。如果碰到一个事就溜了,抱头鼠窜,那不是我。

记者:你的电影性价比挺高的。

徐静蕾:我就是要做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人。我爸对我说,我现在可以拍一些大片了,《杜拉拉》成功了,给我四五千万的制作成本我也没有问题。但我干嘛呀,有多少钱我就要花多少钱啊。女人嘛,还得会过日子,我的原则是不在电影上浪费,不赔钱就行。况且我也不觉得拍大片就特别牛。

记者:可能这次的票房也会不错。

徐静蕾:唉,有人说我是鹬蚌相争,渔翁得利,我一听他们这个逻辑就不对。谁是渔翁啊,这空间都给他们占了,他们一个 10 亿,一个 8 亿的,我们往哪儿去啊,都没有渔翁什么事儿。我有个最低的底线是不低于四千万。要是能过亿? 那就庆功了。

商战+爱情 男导演电影中的女人都很傻

记者:你的电影里的职业女性角色,都很能干,又智慧。

徐静蕾:是,我一直观察这男导演拍的女的,要么就是在村口等丈夫,要不然就是为别人做牺牲,要么就是很风骚。我看着就觉得,这谁呢? 谁这样? 谁这么傻啊,至少我们身边没这样的,包括现在在农村里也不这样。怎么一到电影里就这样啊,他们眼里的女的,就跟我们不一样。

记者:这说到底还是一部爱情片,为什么选择商战加爱情的方式?

徐静蕾:嗯,我不想拍部纯情片,生活中吧,一对,一吵吵半天,没意思,挺没劲。放点商战元素,有点悬念,让大家看着挺有趣,很酷,有情节剧的感觉。当然也不能太多,毕竟这还是情感片子。

记者:不过,电影里风险投资,是不是太专业了? 会担心观众看不懂吗?

徐静蕾:这个吧,我要是弄得特别明白,观众就得说太小儿科了。但你要弄得特别不明白,就也有问题了。我们为拍这个戏大概采访了半年,现在我朋友说我几乎可以改行做风投了。完全可以弄一个谁都不明白的,但我是希望在两者之间做一点平衡。我也不想拍成教科书,拍这个戏不是为了普及风投知识,主要还是谈爱情。

记者:这里的爱情想表达什么?

徐静蕾:男人和女人之间是两个星球的动物,都很难相互理解,大家都不完美,都别较劲,别想改变对方,把对方变成自己了你也就不喜欢他了。保持独立,组成一个完美的关系,这个关系也不一定得是婚姻。

转战娱乐片 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不添堵

记者:接下来还会拍商战片吗?

徐静蕾:应该不会了,可能会玩玩别的类型,那样比较过瘾,工作其实很没劲,所以得拍些让人高兴的东西。我觉得看《24 小时》特别高兴,看一些生活剧时也想要拍这样的。现在我的角度真的是从电影工作者变成观众了,说我俗了没关系。但我真觉得,电影别在生活中承载那么多。

记者: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?

徐静蕾:其实现在想想,小时候是为赋新诗强说愁。毕业之后,一直从事的都是电影嘛,觉得电影是艺术啊,看电影就要分析它的电影语言啊,觉得娱乐片就是垃圾。后来有三年没拍电影了,看得最多的就是娱乐片, 我从一个电影工作者变成了一个观众。谁拍给我添堵的电影我就恨,心想我好不容易休息了,要休息了。没事你给我添堵干嘛。生活已经很多不如意了,电影就是要给大家看得开心。再说了,生活里还是有很多完美的吧,你说什么叫戏剧性,莫文蔚嫁给初恋男友了,这个戏剧性比我们电影的戏剧性要强吧。

以前我的电影都宁可开放式结局,也不要好结局。可现在就觉得甭管什么,我就是要 HAPPY ENDING。不然我就看纪录片得了。纪录片很多是在生活中无奈下去了,电影就是累了,要睡觉,要做个好梦。对我来说,电影现在就是这样。还有一个原因,是我奶奶的去世,我是真正体验了那种悲痛,小时候失个恋都算什么啊! 小时候其实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,是还没面临到生活中最大的无奈的时候。所以我觉得,人生已经很无奈了,还是要高兴。

(马彧)

广告